

馨香一瓣

徜徉在幸福古村的慢时光(组诗)

■(四川)张世明

水车

赵桥老了,河水也老了
生锈的水流,孱弱,恍惚
带走浮萍,带走乡愁
却无力带动大水车
水车,已退出生产生活
在风雨中,站成一座牌坊

古老的水车
如幸福古村的一张老唱片
在儿时的记忆里
嘎吱嘎吱地唱着童谣

知青点

在幸福古村,爱情遗忘的角落
我找到了当年的知青点
院落,还是简单古朴的老样子
石板铺的地坝,爬满青苔
不过,屋子装修成了高档的客房
挑水塘还在,水依旧蓄得满满
只是,当年那帮青年
上山下乡,现在早回城了
带着难以愈合的伤痛
带着足够回味一生的磨难

那棵高大的银杏夫妻树
是村里土生土长的见证者
但是,他们只管把爱情埋在土里
把风雨顶在头上
根深叶茂,始终不发一言

古道

幸福古村窄窄的古道
像一条蛇,蜿蜒在山间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在上面
不敢看美丽的风景
即便这样,还是有人被咬了一口
砸痛了高低不平的石板

想想古人,驼着盐铁
挑着茶叶和布匹
星夜兼程在这条路上
我们除了佩服,只剩下脸红

水乡夜

■(四川)符纯荣

弄堂有深意。风无痕。垂柳
捡拾碎裂的心事
月光浸湿花窗,墨迹是镂空的

水线串起楼台,埠头。街市里
温文尔雅的茶香
先是吸纳,继而酒染开来

凭栏,望月,吟诗。那摇晃秀才
三两结伴,背影夸张
并未随着乌篷船的喘息老去

水波泛动。官人,娘子,丫鬟,驸马
……闹腾腾,一滴桨声
溅入古戏台,濯亮故纸的锋刃

香莲的春天

■(甘肃)王万平

久违了
堰之上,一个叫香莲的地方
正敞开深情的怀抱
在春天的路上等我
我像一只嗡嗡的蜜蜂
在绿波翻滚的麦浪之中采风
在油菜花高举的圣火中畅想
风调雨顺,香莲的温饱不是梦

久违了
堰之上,一个叫香莲的地方
正敞开深情的怀抱
在春天的路上等我
我像一只叽叽的飞鸟
在洋槐飘香的小屋里采风
在大龙河小龙河的梦里畅想
双手合十,香莲的春天不是梦

久违了
堰之上,一个叫香莲的地方
正敞开深情的怀抱
在春天的路上等我
我像一匹哒哒的奔马
在女乡长忙碌的蓝道中采风
在女乡长忙碌的蓝道里畅想
精准扶贫,香莲的小康不是梦

久违了
堰之上,一个叫香莲的地方
正敞开深情的怀抱
在春天的路上等我
我像一匹哒哒的奔马
在女乡长忙碌的蓝道中采风
在女乡长忙碌的蓝道里畅想
精准扶贫,香莲的小康不是梦

校园新苑◎新生代征文作品

痴人复何之
——趣谈苏轼和张岱

■重庆市南开中学高三(10)班 张梦倩

天长啸一声后不久就能走出低谷的力量,一种随性而又不放肆的力量,一种透彻而又豁达的力量。罗曼·罗兰说:“人生只有一种英雄主义——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旧热爱生活。”用这句话来评价苏轼是再恰当不过了。

苏轼的有趣,来自于大彻大悟后通透的人生感悟。世界如天,何必拘泥于一云之上,迈开步子大胆行走,在冷月长风下豪迈行吟,即使踏破芒鞋,也只需长啸一声“一蓑烟雨任平生”,再回首,已是“也无风雨也无晴”了。

如果说苏轼的有趣是香醇的美酒,回味无穷;那么张岱的有趣则是清冽的山泉,沁心干净。

张岱的趣,是雅趣,趣中或多或少掺杂

勇敢的心

■重庆西南大学附属中学2018级2班 唐威

爱国,最后却落得如此下场,让人心寒。

“哼!”他不屑地哼了一声,“区区一个皇帝的权力想吓倒我,天真,我要让后代知道你的愚蠢和残暴。”他又拿起笔。《史记》才刚刚写到项羽。

他极其坚毅的目光,好像透过微光,看透了整个黑夜。这是一个手无寸铁却有智慧的人,向手握强权的统治者,发起的挑战。

忽然一阵冷风吹进,他打了一个寒颤,又埋头写了起来。写着写着,他不禁再次出神起来,他仿佛又重新看见了那个军人的一生。

从“彼可取而代之”,走到“诸侯莫不臣服”,最后却落得四面楚歌,被困垓下的地步。他又看见了那个男人生命中最后的时刻,提着一杆盖世长枪,在千军万马中杀进杀出,无人可挡,所到之处必定血流成河,

(指导教师:应斌)

微小说

A

快到0点了。云开始整理办公桌上的各种文件资料。他想提前下班,内心升起了一种烦躁。

云是这家外资药企的一个主任,管六个岗位,近100号人,三班三运转。按照规定,应该到各个岗位去审核、签字、查岗,作好交接班记录,然后下班。“算了,明天再说。”他在心里这样说道。

云在心情不好的时候经常这样。在公司,云很优秀。云的上司知道他的这个脾气。云将这辆跟了他三年的帕萨特开进公司大门后,内心的烦躁依然。却找不出什么原因。

这是一个让人很压抑的城市。唯到这样细雨的午夜方显示出它的宁静与优美或者厚重。车在大道上急驶,夜风送进车中,云略为感到轻松一些。

云将车子停在楼下。他打了一声口哨,楼道声控的灯亮了。这时候,云听见有开门的声音,同时三楼的灯也跟着亮了起来。

云刚上二楼,从楼上下来一个女人与他迎面相遇。“是她!”云的心猛地一震。好久没有见着她了。“这是令我朝思暮想的女人啊!”女人望了望云。准确地说是盯住了云。她也感到意外。她没有想到这时候能遇见云。女人脸一红,匆匆地下楼去了。云就那样站在楼道里,看见她走下楼去,听见她推自行车的声音从楼下传来。“她上夜班!”云这样想到。

B

从2楼到5楼,云的心情一下子就轻松了,但满脑子却是她的身影,挥抹不去。她戴着一副眼镜,从镜片的背后,云总想读出点什么。在看她自己的时候,眼睛里一定也含有了什么。一定的。

在冲淋的时候,云仍然挥散不掉她的身影。在现实生活中,云是一个定力较强的男人。但在这时候的云却无法做到。云迷茫起来。云想她娇小的身影,想她薄薄的唇,她镜片后幽幽的眼。他总想从那里读出点什么,那究竟是什么?云开始想她的乳房。云想,一定是坚挺的。云想到了她细细的腰,想到了她略微上翘但很丰满的臀。云感觉到一种温馨的痛苦在心中升腾。“你是谁?你是哪家的女人?我爱你!”云痛苦地喊道。在温水的冲淋下,他已经崩溃了。

C

今天又有一个人来找云洽谈房子事情。云准备把市中心租出去的那套房子处理掉。房子事情解决了,云就离开这家公司。他想自己出去创业。做什么呢?云没有去想。出去再说吧。

网上叫泡沫的女人还在。泡沫是云在去年的一个中午认识的。云很想泡沫就是她。但云的直觉告诉自己,泡沫不是。

“聊聊吗?”泡沫这样问道。

“我的心情不是很好。”云回了过去。

■(四川)北国

开帕萨特的男人

“想听歌吗?”泡沫打字很快。

“你推荐的歌总是很美,让我的心有一种很疼的感觉。”

泡沫传了一个网址过来。

云打开它,“你飘啊飘,你摇啊摇……”周迅的歌就在耳边响起。云的心跟着痛了起来。三楼女人的身影又印在了他的脑海。“我的女人,你在哪里?”云在心里这样问道。云想到了她的披肩长发,想到了她的黑色长裙,想到了她走起路来风摆杨柳、施施然的样子。云感觉自己眼睛很潮湿。他明白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想着那个女人,那个住在三楼的女人。刻骨地想。

D

是三月草长莺飞的季节,栀子花疯狂地开着。小区外到处都是卖栀子花的女孩。

“叔叔,买一束送给阿姨吧,好香啊!”云掏出10元钱买了一束,放在鼻前闻了闻。馨香四溢。

“能送给她,多好!”云在心底这样想到。

休息时候,刚满3岁的女儿小蔓吵着要上公园。公园内,草坪修剪得很平整、幽绿,湖水静静,杨柳依依。蔓儿在草坪上乱跑着,追逐着蝴蝶。云的心情很平静。突然,云的心震动起来。云看见了她。三楼的女人!戴着眼镜,披着长发,穿着黑色长裙,风摆杨柳一般走过来。是她!云的心跟着紧了起来。他不由得转过身去。她和她的女同事(或者是女友)说笑着从云的身边走过。她没有发现云。她们在不远处的长条凳上坐下,她们仍然在说笑着什么。她们坐下后,各自取出了镜子,然后梳头、修眉、打粉底、抹口红……“是约会!”云这样判断到。大概10分钟后,她接了一个电话,然后她们又折了回去。云看见不远处有一高一矮两个男人在等她们。他们见面后寒暄了几句,然后,他们走出公园,招了出租车,她和高个子男人进了出租车,走了。她的朋友和矮个男人招了另一辆出租车,跟了上去。

云的心境就如一块石子投在了湖心,被打破了。他感觉失去了什么,怅然至极。云感觉到了生命中有一种被剥离的疼痛。

E

房子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但公司辞职的事情迟迟没有办下来。云要走需经总部的同意。总部在美国,由于“非典”原因,云的辞职报告也被搁置了。他很烦躁。但又无可奈何。每日,云依旧照常上班,但他的心已经不在公司了。

沿海S城已来了消息。S城的朋友L是云的大学同学。毕业后,L直接去了沿海,而他却因现在的妻子留在内陆省城。都不知道这个年代是否还有患交。但云仍然把L看作

着一丝忧伤。乘一叶小舟,独往湖心亭看雪——“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淡淡的笔触,淡淡的忧伤,氤氲在文章中,却又捉摸不定。

张岱曾自嘲“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这个“少为纨绔子弟,极度繁华”的“无用之人”,国破家亡之后却选择“披发入山,骇骇为野人”,在深山中用文字倾吐自己的情怀。

“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张岱不曾后悔,暗暗笑自己“痴”。那片痴心总是牵挂故园,化作一轮明月,也总是痴痴地将月光洒向西湖。他活在半梦半醒之间,却始终不忘那“梦所故有,其梦也真”的泡影。那份“趣”不过是他痴痴念想中的真实回忆。“莫说粗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那份痴揉碎了,竟也化作了“趣”。这种“趣”,暗暗渗出凄凉来。

你在一蓑烟雨里,踏破芒鞋,却潇洒地说“一蓑烟雨任平生”。

你在繁华靡丽的梦中呓语,笑看痴人,瞬间消失在群山中。

伏尸千里。那个男人在最后的战斗中想到的一定是虞姬吧,她默默地跟随了他一生,见证了她的强大与衰弱,他还没有来得及给她承诺的一切,她却用一把小刀安静地躺在他的怀中。项羽一定是怀着这种心态和他的骄傲将汉军杀得丢盔弃甲。他想:楚霸王,纵横一生,最终却连自己的心爱之人都不能保护。

他忽然大笑起来,像是看穿了一切,而后又沉默了。他看了面前的纸张,自己竟然不知不觉中就将项羽的一生写到最后时刻!乌江边上,项羽大笑:“天亡我也!天亡我也!”于是将马交给了乌江亭长,用斩下了无数敌人头颅的刀,终结了自己。

也是一阵冷风吹过,他舒展了紧锁的眉头,长舒一口气。自己竟完成了该完成的使命。他犹豫地看着自己的文章,忽然一咬牙将他改为“本纪”。

看着“本纪”,他开心地笑了,像孩子过年得到压岁钱一样喜悦。

于是,他又沉沉地睡去了,只剩下微弱的光跳动……

(指导教师:应斌)

患交。L已闯下一番事业,是做环保管材的。

“我已经厌倦了这个城市。”云说。

“那就过来作吧!”L说。

“来自有一片天地。”L还说。

“我在作这样的选择时有一种割肉的感觉。”云说。

“是的。有些具体。你必须作出一些取舍。”L说,

不知为什么,云在和L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满脑子就是她的身影。隐隐中,云是否对一些物质的舍去并不在意?他发觉自己在意的是三楼的女人,很难割舍掉。云知道,离开了这个城市就离开了这个女人。

F

晚上和妻子爱爱的时候,云满脑子都是她的身影。她小小的耳朵,她小小的鼻,她小小的唇,她的说不出味道的眼睛,她的坚挺的乳房,她的细细的腰、圆圆的肚脐,她的小小的但很浑圆的臀,都让云迷醉,让云疯狂。云得到了一种酣畅淋漓的挥洒。在这个时候,她的整个人、她的每个轻微的细节都那么清晰,那么深切地闯入云的脑海。有些肆无忌惮。

当夜深梦回,禁不住泪潸潸,心沉沉。云梦见了她:长发披肩,黑衣长裙,风摆杨柳,小巧玲珑,施施然向云走来。梦中的她属于云。现实中,他只感觉自己的心在痛。他的心凄苦一片。

G

云终于离开了这座城市。

云是在一个下雨的清晨离开这座城市的。那天清晨,他在往后面厢东西时候遇见她的。她刚下夜班。她很疲倦,头发略显凌乱。一种凄美。

云发现了她,盖后盖的手停了下来。她看了看云,看了看放在车上的包裹,她似乎明白了什么。她停下自行车,没有上锁,匆匆上了楼。

她穿的是白色裤子,平底运动鞋。她的裤腿已经被雨水浸湿。不知为什么,云就那么静静的立在雨中,没有作出任何反应。他发觉自己的心没了疼痛,没了凄苦……

H

当云的妻子发现云的手机没带时,她赶紧拿着手机跑下楼。她在三楼的楼道里看见了一个穿着白色裤子、平底运动鞋的女人。女人在低低地哭泣。女人面朝外面,没有发现云的妻子。她不知道,女人就是云暗恋的女人。

当云明白自己忘了带手机时,帕萨特载着他,已经行驶在郊外的高速上了。

“算了吧!”云在心里这样想到。

雨,一直在下。不是很大,绵绵的。

云打开了音响,周迅的歌如水一样飘了出来:

“风停了,云知道;

“爱走了,心明了……”

木箱里的心事

■(四川)黄亚平



朋友搬了新家,便邀请我去他家里玩耍。

朋友的住房很大,也很气派。新房、新家具、新桌椅,一切都是新的。一家人喜气洋洋,好像人都是新的似的。

走进书房,崭新的大书桌上端正地摆放着一个格格不入的木箱子,大煞风景。木箱很普通,也没有漆过,已经非常陈旧。隐约看得出木纹,也有许多透入灰尘的污垢。木箱上挂着一把小锁,也陈旧不堪了,不少地方已经锈蚀。这个东西放在这里,简直大违眼镜。

我便问朋友:“这个东西太丑了,怎么不丢掉呢?”

“不能丢,它是我读书时候用的,也是我拥有的第一口箱子,已经陪伴我三十年了,它装了我不少心事呢!”朋友说。

朋友说着,从书桌的抽屉里拿出一把很陈旧却也磨得光亮亮的小钥匙,打开了箱子让我看。箱子里的东西屈指可数:一双布鞋,一张红领巾,一个厚厚的笔记本,一个十分破旧的黄色帆布包,一张约有七寸的黑白相片,还有一本破烂不堪的连环画。布鞋很旧,大指头处被顶破了一个洞,却洗得很干净,鞋底白白的。纳底的线有很多地方都断了或毛了,可是纳孔和纳痕却是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很清晰。红领巾上有一大块墨渍和几个小黑点,中间基本都洗得透明了,边上也有很多破损。笔记本也很旧,纸张有些发黄,翻得褶皱连连。那个黄色帆布包应该是很久以前用过的书包,洗得有些发白,上面还有几个补丁。

看了这些东西,心里倒有些感慨起来,说:“你还真是有个心人!”

朋友说:“这些东西都是我用过的,是我收藏起来的心事。偶尔打开看看这里面的东西,想想母亲,想想老师,想想自己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和生活轨迹,便不至于在这个繁华的世界里走得太远。”我边翻看这些珍藏,一边听朋友说:“我们已经丢失了太多,只能靠这些东西引导自己的人生了。”

朋友是1986年毕业的师范生,才华横溢,酷爱书法。处在农村的家庭遭遇特殊变故,靠教书育人的工资根本没法维系家庭,不得已于1995年停薪留职,从此便在外奔波。经历20多年的起落沉浮,现在也算是小有成就了。我和朋友常有联系,却很少见面,逢年过节的见上一次,也是许多人,基本都是在酒桌歌厅里度过的。

看他书房里摆放的工具和墙上挂的字幅,便知道他没搁下酷爱的书法。书桌上方的横幅,上书“记往初梦不醒,沉浮起落何忧?人生一副枯骨,何须太多追求!”。朋友见我看得津津有味,便说:“闯荡这么多年,就这个爱好没有丢下,偶尔也读读书。”

看到朋友的坚持与执著,不免诸多感慨,惭愧不已。

像朋友这样,在浮华中生活的人,却有着心灵的坚守。而我呢?生活在平顺与书香里,却不想追求浮华,失去了心里那片宁静。

我也有过木箱,有过母亲纳的千层底,有过一小方红领巾,有过小人书,有过厚厚的笔记本……可是,又何曾留下它们的身影?偶尔有些许回忆,也是模糊不清,浅尝辄止。

像朋友一样,用一个木箱,装满尘封已久的心事,偶尔拿出来晒晒,不也很好吗?



本版稿件在(大周末)网(http://www.qxhx.org.cn)和(潮头文学)公众号同时刊发

